■短篇小说

薄暮之雪（下）

●此 称

爷爷的故事开始了：

“从前，印度有一群立志当世修行成佛的年轻人，他们四处寻找合意的修行地。其他人都找到了，唯有三人迟迟没有找到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就来到一个卦师旁边，恳求提示他们找到修行地。卦师说：‘要越过国境一直往东南方向，有个叫白岩秘境的殊胜之地，就是你们三人的修行地’。听过此番提示后，三位修行者备好盘缠出发了，他们翻山越岭，历时数年找到了我们的村子萨荣。来到这里，他们决意在此修得佛果。”爷爷拿起木碗抿了一口茶，继续讲道：“这三人的故事有很多，今晚我就只讲其中一人，以及他与隐形村庄的故事。他叫乃觉巴，是修行者的意思。”

“我要睡了，明天破晓前出发，争取明晚到达城里。你们几个在家照顾好爷爷。”父亲把修理好的马鞍放到一边，站起身来准备睡觉。“顺利的话，说不定后天就能回来，得看电视机有多大，我也没见过那玩意。你们几个照顾好爷爷”，爸爸继续说，“你们几个照顾好爷爷。”父亲补充了这句后进入自己的房间睡去了。

“后天就能回来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四天之后看电视了？”我问还在缝补的母亲。

“不知道。到了就知道了。听你的故事吧。”说完母亲也收住了手头的活。她用手拨动了一下三角架上的松明，屋里又亮了。爷爷褐红的面庞，在火光里像是灶中将要冷却的火炭。

“故事里，尼觉巴从印度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掌握了不可思议的法术。他走路、舀水、放牛都使用法术。因为他在世间时，沉迷于法术，并通过法术过多参与尘世俗务，在三个修行者里面，只有他没能如愿解脱，再次在萨荣转生为人。”爷爷停顿了一下，用左手掌背揉了揉眼睛。哥哥和我都有些困顿了，但还是想听听这个尼觉巴究竟会什么样的法术。所以，我们趴在爷爷面前，用两手撑住沉重的头颅，等爷爷继续讲下去。

母亲用火钳把灶里大一点的火炭用灰烬填埋，以便翌日黎明取来生火。有些时候，白天在地头整日做活后，父母吃完饭就睡去，忘了埋好灶里的火种，弄得第二天清晨没法照常做饭，会耽误很多事情。我和哥哥被指派到领居家借火柴，有些刚去过城里的人家会有火柴可借，有些人家却像我们一样，靠埋火种夜以继日地把灶火承续下去。实在借不着火柴时，我和哥哥从邻居家里带来已被烧红的火炭，一路吹着带回家里。

“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睡吧。”母亲埋好火炭后就去睡觉了。

爷爷向母亲点了点头，继续讲道：“某一段时间，尼觉巴经过长久修行后，身体慢慢消瘦了，他觉得应该像村民们一样，每天喝酥油茶。于是他决定养一头奶牛。他从村里买了一头奶牛豢养，每天喝着香喷喷的酥油茶。尼觉巴放牛时不用像俗人一般费劲，他只需在每天清晨吹一次法螺，奶牛便自行上山觅食；到了傍晚时，也只需吹一声法螺，奶牛就自行归圈。但是，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”

“不早了，要不先休息吧。明天继续剥完200个玉米棒的话，就可以继续听。”爷爷闭着眼睛说。我哥哥早已困倦不已，听到这句话时竟点头肯许。我却不甘这样子被爷爷牵着鼻子走，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会随时利用我们的毛病修改交换讲故事的条件。我思忖着，如果要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要剥的包谷可能比先前约定的还要多很多。我说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，讲完这个再睡吧。”爷爷瞪了我一眼，咳嗽着说：“哪有弟弟说了算的道理，快跟哥哥去睡吧。”说完便从皮垫上踉跄地站起来准备睡觉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起床时父亲已经走了，我隐约记得他来到我和哥哥的床前，摇醒我们后说道：“这几天在家时，一定照顾好爷爷。爷爷如果身体不适，要及时去找邻村的医生。”

母亲蹲坐在灶边，祈祷去搬运电视机的人平安归来，尤其要保佑我父亲平安归来，保佑我家的老马平安归来，还有即将放到山里的羊群和毛驴……我和哥哥就没再听了，去家外的沟渠边洗脸。

早饭开始时，母亲把一些包谷馒头给我兄弟俩。我和哥哥都不情愿吃包谷馒头，它是我们主食里的下品，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吃。母亲用柔和的语气给我两解释说：“今年闹雪灾，庄稼收成特别糟糕。我们现在要多吃些包谷饭，才不会遭遇断粮。”我和哥哥无心听母亲讲道理，抓起面前的包谷饭吃了下去。吃完后爷爷也起床了，他径直去往沟渠边，洗脸回来后直接问我们：“两百个包谷剥完了吗？是不是可以讲故事啦。”我和哥哥这才想起昨晚和爷爷的约定，又跑着上楼剥包谷去了。

坐在楼上的包谷堆旁边，我们能听见结队进城的村人，在村子上方的沟谷里大喊大叫，跟村里的人示意他们即将翻过第一座山，声音在村子周边的山里来回荡漾着。

放眼屋外，满眼泥泞正被强烈的日光一点点晒干。到了中午，只有那条通往邻村的土路上，还有一些水坑，几只鸟雀从树林里飞来，停歇在路上的水坑边，不知道是在找虫子还是喝水。邻居们的屋顶上炊烟袅绕，蓝色的炊烟在雪后的天空里，显得异常轻灵。

我和哥哥已经剥完两百个玉米棒。急忙下楼催促爷爷开讲故事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尼觉巴吹起海螺让牛归圈的时候。”

“昨天讲到哪里啦？”我和哥哥同时说

“昨天已经讲完了尼觉巴怎么使用法术放牛的呀。”爷爷说。

“哦啊！想起来了，爷爷继续讲吧。”我和哥哥又说道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尼觉巴吹起海螺让牛归圈的时候，发现怎么吹都不见牛归来。他继续吹海螺时，牛尾巴出现在他旁边，再继续吹时，牛头、牛蹄、牛皮等逐一在他旁边出现。他通过自己的预知能力，明白自己的奶牛被对面的村庄杀害了。一气之下，他施用恶咒，让对面的大山整个倾塌，把整个村庄埋没了。自此之后，这个地方变成了隐形村庄，他们被另一种力量拯救，得以在非现实的空间里继续存在。后来，那个村庄只有特殊的人，比如神志不清、或者具有法力的人才能进入。我们是看不到的。传说我们村里只有两个人曾经进入过那个村里，他们跟我讲过他们进入隐形村庄的具体过程。”讲到这里爷爷咳了一声，说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
我和哥哥继续催促时，被旁边的母亲制止了，她严厉地喝道：“没见爷爷在咳嗽吗？怎么这么不懂事。”我和哥哥也不好继续催促。

我们来到屋外的田地里，刨开湿泥去抓那些在泥巴里蠕行的蚯蚓，之后把蚯蚓带回家来，喂给整天叽叽喳喳的鸡群。

爷爷继续在咳嗽，接连咳了好几天，我们没敢继续请他讲故事，也没有继续去剥包谷了，白天时，只有母亲整日坐在包谷堆里，不厌其烦地剥开那些无比潮湿的玉米棒。

哥哥说他在山脚的大石头上找到一些奇怪的图案，其中一个特别像我哭闹时的样子。他热情地邀请我一同去看。我看完了跟他说：“哪里像我哭闹时的样子，明明像我家的母猪在追赶羔羊时的样子嘛。”我们把家周围能玩的石头和树木全都玩遍了。

再过几天后，村里去搬运电视的人都平安回来了。人们把电视机放在集体活动房里，然后给大门上了一把巨大的铜锁。小孩们爬上窗子，透过窗棂遥望里面的电视机时，都会被大人们呵斥着赶出很远，其中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：“我们确实不能再偷看电视机了，因为我们看多了，电视机也许会生锈。”

那段时间，大人们忙着建设小型水电站。他们从城里邀请了一名专业的安装人员，他很胖，在路上时，感觉不是用脚在走。他整天坐在阳光下，气嘟嘟地对着村人指手画脚，他每安装一个零件，村人都一涌而上，把他围个水泄不通。

某天早上，爷爷还在继续咳嗽，他坐在墙根下对我和哥哥说：“前面修行者的故事讲到哪里了？”

“讲到村里有些人去过隐形村庄。您要讲他们进入隐形村庄的具体过程。”我和哥哥回答道。

“是的。据说进入隐形村庄其实是有办法的，每个人只要能够承受一定的痛苦，其实都可以尝试进入隐形村庄。只是后来，人们认为去过隐形村庄的人不会长寿，这个办法也就慢慢失传了。”爷爷说。

“那爷爷知道怎么进入隐形村庄吗？”我和哥哥问道。爷爷一直在用双手搓揉自己枯瘦的面庞，感觉这段时间他的脸色越来越差了。

“我小时候听一个长辈说起过。”爷爷说完这句话时，我父亲回来了，他一见我们就说：“电站已经可以使用了，今晚就可以看电视。”

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和哥哥又激动起来，再也无心听爷爷的故事了。我们跑进屋里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，她说：“哦，那今晚的松明就不用准备了。”妈妈说完后，还把挂在椽柱上的松明铁架拿了下来给我和哥哥，要我们把它丢到家旁边的沟谷里。

从中午开始，我和哥哥一直在反复洗脸，穿上放在母亲箱子里的新衣服，为了晚上去看电视做准备。到了下午，我们已经在准备出发时，爷爷语气微弱地对我两说：“故事还想不想听呢？”

哥哥答道：“要去看电视啦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爷爷又开始咳嗽了，这次咳的时间比以前更长，我看见他的眼珠子正在他脸上滑稽地转动着，有时候只见白眼，嘴巴也不听使唤地歪向一边。父亲急忙扶住爷爷，并指示母亲从神龛上拿来护身粮粒丢进灶火中，并要母亲立马去旁边的村子里请来那个赤脚医生。

“我们走啦。”我和哥哥小跑着出了家门。没人回应我们。

我们来到家门口的田地里时，听见父亲在大声喊着爷爷，爷爷似乎睡着了。

我们来到集体活动房时，发现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已到齐了。他们把正在安装电视机的人团团围住。安装人员大声呵斥众人，要大家离他远点，不然丢失一颗小螺丝的话，就没办法看电视了，孙悟空也不会出来见我们了。村人若有所悟地散开了，在离安装员远一点的地方整齐地坐下来。没过多久，电视上出现了画面，众人欢呼雀跃，有些甚至激动得语无伦次。安装员突然关了电视，通知大家晚上7点开始看，要大家先回家吃饭。他张望了一下人群，把几个和他要好的村民叫住，要他们留下来跟他学习操作电视遥控器。

要散开时，人们都在提前占座位，因为集体活动房并不大，有些人只能坐在离电视机很远、或者在并不理想的位置上看电视。人们把自己的衣服、或身上的物品放在地板上，以示此位置已有主人。有些小孩因为争抢位置，几欲动手干架。在自己位置上做好标记后，众人才安心散开了。

出了集体活动房时，我们才发现天气骤变，外面已是漫天白雪，纷纷扬扬飘落到才被晒干的大地上。

一群又一群的山鸟富有先见地飞出林子，纷纷往村子这边的空地上赶来了。每次下大雪时，林子里的大小鸟群都会往村里飞来。它们不想把性命葬送于林子里，比空地上多出几倍的积雪中。即使在空地上的积雪里，我们也能看到几只笨头笨脑的小鸟在雪地里挣扎。

太阳似乎已经落山了，几束光柱从村子西边的山头上突兀地照射出来，雪花晃晃悠悠地经过这些光柱，如梦似幻。雪花飘落的速度不紧不慢，有种使人敬畏的庄严感。看着漫天飘落的白雪，哥哥说：“感觉这雪会一直下。”

我和哥哥快要到家门口时，我问哥哥：“爷爷的故事讲到哪里了？”

“别想故事了，赶快吃饭去活动房里，不然到了晚上没地方坐了。”

我使劲点了点头表示赞同。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：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 传真：8289000 记者部：8222759 编辑部：8223550 副刊部：8226346 广告部：8230970 印务中心：8881620 网络部：8881015